

怀念——  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  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怀念

# 老奶奶郭玉英的 戏剧人生

□闫若琳

青州的郭玉英十八岁时嫁给了贺清禄，十八岁前她是河东镇东高村人，十八岁后是城关镇石家庄村人。

贺清禄做的事有很多，养家糊口靠两样，种地和做粉皮。郭玉英跟着种地，也跟着做粉皮。放了一年的地瓜糊在大锅里煮熟，舀出来打旋，冷水里过一下提出晾在席上。粉皮的做法没变，做的人变了，以前贺清禄一个人做，现在郭玉英和贺清禄两个人做。以前做粉皮是做粉皮，现在做粉皮是过日子。

郭玉英在娘家起得早，嫁了人起得更早，早早地熬一锅玉米糊，早早地放一摞高粱面煎饼，早早地把晒干的粉皮扎成捆。做粉皮的贺清禄早晨起来，喝一碗玉米糊，吃一顿煎饼，挑一担粉皮，带着大儿子进城去卖粉皮。

以前没做过粉皮的郭玉英，嫁人以后做了很多年的粉皮。做粉皮不难，卖粉皮也不难，但赚钱难，人在没钱的时候有点要花钱的爱好就更难。比如贺家老大喜欢上学识字要花钱，比如郭玉英虽然不识字却喜欢看戏，也要花钱。看戏的钱要是拿来吃饭，一家人能吃三天，贺清禄不乐意让老大上学，却乐意让郭玉英看戏。

青州城小，戏园子也小，来的角儿却既不小也不少。有人来城里唱戏的时候，郭玉英拿着一家人三天的饭钱去戏园子里买一张票坐下，把戏从头到尾看一遍。马连良来，就看马连良；方荣祥来，就看方荣祥。郭玉英不在意的是谁的戏，在意的是看不看，其实也不是看不看，是能唱过去心里戏瘾这个坎。一场戏唱半天，郭玉英听半天，识字的半天听下来有的听不明白，不识字的郭玉英听得比谁都明白，不但明白，还能把戏带回去，带给等在家里的贺清禄。

贺清禄等郭玉英，不是等她回家看孩子，也不是等她回家做粉皮，是等她学戏。贺清禄不能去看戏，他要是也看戏，就得买两张票，两张票不起眼，万一有点花项，家里就得挨饿，挨饿很起眼。

每次戏演完，不去看戏的贺清禄就在门口等郭玉英，等今天城里唱的戏。郭玉英从城里回来，不进门，就在门口给贺清禄学戏，有时候学《借东风》，有时候学《甘露寺》，不光学怎么唱的，还学怎么做的，怎么打的，旦角扮得娇俏，老生今回头一次来，从前没见过……一给贺清禄讲明白。学一阵子下来，没去听戏的贺清禄，跟去听戏了一样明白。讲完一遍，贺清禄很满足，觉得自己花了一张票的钱，让两个人听了戏，钱花得值。然而钱不是白白花得值，是会学戏的郭玉英让两个人都听了城里的戏，钱才花得值。再有戏开唱的时候，贺清禄还愿意给郭玉英钱，让郭玉英去，自己干完家里的活，卷个烟蹲在门口，等着郭玉英的戏。

郭玉英毕竟不能光看戏，还要看孩子，养育了七个子女的郭玉英，对于照顾孩子自始至终怀着一腔浓浓的母爱。七个孩子加上夫妻二人是九张嘴，靠着做粉皮和种地填饱九

## 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：郭玉英  
●终年：76岁  
●籍贯：青州市城关镇石家庄村  
●生前身份：农民

个人的肚子，生活之拮据可想而知。郭玉英做得最多的是玉米糊和煎饼，几乎没做过的是各种肉。玉米糊好处是便宜管饱，坏处是管不了多久的饱。小六小七不大的时候，看见郭玉英在伙房，就拿着碗和筷子，到她旁边敲，敲得当当响。郭玉英开始赶她们走，时间长了，就不赶了，任凭她们敲，郭玉英该做粉皮做粉皮，该摊煎饼摊煎饼。

很明显这个家里不光小六和小七饿，七个孩子从老大到小七都饿，甚至连郭玉英摊煎饼的时候觉得一阵心悸，想想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饿的。有那么一天，郭玉英在门口迎着卖粉皮回来的贺清禄，推着车子的贺清禄递给她一个包着一堆烧鸡骨架的油纸包。这个油纸包，是小杨面馆的油纸，这只烧鸡，是小杨面馆旁边老蒋烧鸡的烧鸡。这天下午两个军官在小杨面馆外面支的桌子上吃烧鸡的时候，贺清禄立着担子在旁边小心地看，军官吃完了走人，他才跟店里要了张油纸，把剩下的鸡骨头包好，带回家，最后递给郭玉英。郭玉英回屋悄悄叫来了老大，让他吃烧鸡。

贺清禄看着啃鸡骨头的贺家老大，又看看郭玉英，说：“你也吃。”

郭玉英摇摇头：“我不吃。”贺家老大抬起头来说：“真好吃。”贺家老大这辈子再被人问什么好吃的时候，答案都是一只吃剩的烧鸡。

前半生郭玉英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干活和养孩子，从干活养一个孩子，到干更多的活养七个孩子。老大是儿子去上学，六个闺女在家。即使是养七个孩子的时候，郭玉英白天黑夜种地做粉皮的时候，也去听戏。

贺清禄那时候长了半白的头发，还等着买了票听了戏的郭玉英学。只是郭玉英仔仔细细给他学戏的时候，半白头发的贺清禄和年轻时候的贺清禄还是一样满足。

七个孩子都成人了，就没人敲碗给郭玉英听了。不敲碗也不全是因为长大，而是的确不怎么饿着了，也不怎么吃玉米糊了。不吃玉米糊的儿子闺女接郭玉英去，不用她干活，饭桌上还天天有肉，郭玉英高兴，高兴的不是吃肉，是看见了活泼健康的孙子孙女。郭玉英抱着孙子孙女的时候，习惯性摸兜，里面是她买好了的糖，拿一块给小孩吃。

郭玉英那时住在老大的家里，让她高兴的是，儿子也喜欢听戏、看戏、唱戏。郭玉英爱坐在门外的院子里，有一次门铃响了——她总是坐在那儿，门铃却极少响起来。贺家老大把门打开，迎进来十几个人。郭玉英迷惑地看着他们进来，迷惑地看着他们收拾行头，又迷惑地看着他们排好座位，拿起二胡、京胡、月琴和琵琶，月琴盒子上印着已经模糊不清的几个字：泰安京剧团。

老大拿着京胡：“妈，他们是来给你唱戏的。”

过门一起，许久不听戏的郭玉英想起来了，这是西皮，这是二黄，这是《贵妃醉酒》，这是《空城计》。《二进宫》是清唱的，铜锤花脸郭玉英不认识，但是她分明认识这出戏，开始字慢慢地往外吐，后来就如同一棵古树遒劲的枝叶，冲破了零碎的乐器声奔腾出来。郭玉英看过许多场戏，这是观众最少的一场，也是唱得最好的一场。

1990年左右，郭玉英渐渐有些老年痴呆，记不清自己做了什么，也记不清自己要做什么，唯一记得的，似乎就是摸兜。孙女也有了孩子的郭玉英，见到重孙女，高兴地还去摸兜，但老年痴呆的郭玉英不记得去买糖了，空空如也的兜常常让她觉得不知所措，抱着孩子显得有些难过的样子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边走边嘟囔：“我给她点什么吃呢？我给她点什么吃？”

后来每当有小孩要来，儿媳给郭玉英穿衣服时，就往她兜里塞一块钱、三块麦芽糖。穿好衣服郭玉英坐在院里晒太阳，看着外面，眼神有些茫然，可一见小孩来了，精神即刻清醒许多，摸兜又摸到了块麦芽糖——给孩子糖吃，是郭玉英最高兴的时候。

十八岁结婚的郭玉英在青州东高村住过，也在青州石家庄村住过，还在泰安城里住过，一直喜欢看戏和孩子。郭玉英看了很多年的戏，也给贺清禄学了很多年的戏，不是一个人的戏，是两个人一辈子的戏。郭玉英养了七个孩子，老大后来进了机关，女儿有的做生意，有的工作，生活富裕美满也子孙满堂，让她觉得很高兴，比看戏还高兴。

1993年，我的老奶奶郭玉英去世了，享年76岁，前来吊唁的，有儿子女儿几大家子，有青州石家庄村里依然做粉皮的，也有当年看戏认识的戏友。

## 为我们准备的一切

□范泽木

我打电话给他，说找到女朋友了。电话那头的他，激动得声音发颤，连声说，好，好啊，你可要好好待她。

他是我外公，从此之后，我便常常接到他的电话。他问我最近工作怎样，什么时候回家。我说工作挺忙，没时间回呢。他哦了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

后来，我终于知晓，原来他期待见到我的女友。过了几天，他的电话又来了，叮嘱我如果带女友回家一定要提前通知他一声。

他的电话断断续续持续了几个月，我终于得闲回了一趟家。

走进家门，我便愣住了，房间显然已经过了几轮大扫除。天花板、墙壁、地面都像脱胎换骨般焕然一新。地上的凳子、箩筐都像被检阅般，排列得整整齐齐。他把桌子擦得发亮，把灶台抹得雪白。

见到我们，他马上从邻居的冰箱里捧出一个大大的西瓜。后来，邻居告诉我，为了让我们吃到冰凉的西瓜，

他早几天便问邻居借冰箱了。

他开始忙碌了起来，系上围裙，锅铲翻飞。一个又一个菜如流水线里出来的产品，陆续被端到餐桌上。我知道这些都是他平时很少吃的东西，有些甚至这辈子都没吃过。

他坐下来，和我们一起吃饭，一个劲儿地叫我们吃菜。饭后，他又从邻居的冰箱里拿出一样的水果，有桃子李子还有成串的葡萄，一个劲儿地叫我们吃。

我们吃的时候，他的眼睛闪闪发光，好像我们吃的，全进了他的嘴里。

他家没安装有线电视。他从陈旧的抽屉里找出一个片子，插进DVD里。这时，旁边的人说，你就别瞎折腾了，年轻人不喜欢这个。他依然故我，饶有兴致地说，听听也好，听听也好。然后，他打开电视。

是京剧，主角还没出场，我的眼泪便流了下来。

他挖空心思，想方设法地为我们准备一切，只为了迎接我们蜻蜓点水式的降临。

## 养鸡趣事

□黄杏林

“文革”后期，多数人都成了逍遥派，一大把时间派不上用场。前院老吴家率先养了一大群鸡，四邻八舍见了很羡慕。第二年春天，听到卖鸡宝宝的来了，家家闻风而动，我也兴致勃勃地挑回十只各种颜色的小绒毛鸡。

那时的宿舍都是平房，为养鸡提供了方便的条件。自从小鸡来我家落户，一家人就开始为安排它们的起居饮食忙碌起来。老伴儿捡来砖头，为它们盖起一座1米半见方的二层小楼，楼下搭上粗粗细细的木棍，好让它们长大后站在上面休息；楼上铺着厚厚的麦秸，这是专为母鸡生蛋设的产房。我们还在门前的院子里用自制的篱笆墙圈出一片地，种上菜。

一切准备停当，就盼着小鸡一天天长大了。

没养过鸡还真不知道养鸡的不容易，一只鸡由小到大的，是需要操心费力精心饲养的。十只鸡，进家没两天就死了两只。赶快和邻居交流经验，才知道，小鸡不能喝水，只能吃煮过的小米饭，否则会因拉稀而夭折。鸡大了，就得天天给它们开小灶，专门做鸡食了。那时，人的口粮都是计划供应的，又多了这好几张鸡嘴，粮食自然要紧张一些。好在，鸡不吃好粮食，想法给它们用粮票换点麸子，再多拌上些青菜，鸡们吃得很带劲儿。鸡越长越大，这活儿也就越来越重，光剥鸡食就是个大工程，我们家老少三代人全都上阵，去菜畦里拔菜的，洗菜剥菜的，拌食喂鸡的，个个闲不住。得空，还得给鸡舍打扫清理，把鸡粪攒起来给菜地当肥料。

到了秋天，八只母鸡就开始陆续下蛋了。收获的感觉，可真够刺激的。尤其是第一次听见自己养的鸡“咯咯嗒”的叫声，全家人兴奋极了，赶快往鸡窝那里跑，谁第一个摸到那热乎乎的鸡蛋

来，简直就是最幸福的人。这蛋，就像是吉祥物，不光家里人轮着把玩观赏，邻居们也围过来看热闹，说说笑笑其乐无穷。

秋天里，有一次，邻居们正在谈论养鸡的事，其中一位老师给大家传递了一个信息，说她在附近的菜地里，常见人们捉铜壳螂喂鸡。大家觉得这招儿不错，能让鸡吃上这么鲜美的活食，肯定能下大蛋。机不可失，我们决定从当天傍晚开始，一起捉铜壳螂去。

各家提前吃了晚饭，一声招呼，大人小孩就都出动了，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玻璃瓶，浩浩荡荡地开往农科院的菜地。刚开始，我们眼老往菜叶上寻觅，结果猎物极少。后来，我们发现，芸豆架和路边的小树上趴着好多铜壳螂。打开瓶盖，我们捉一个，往瓶里摁一个，捉一个，摁一个……天渐渐黑了，带去的所有瓶子也都装满了，大家意犹未尽地一路说说笑笑满载而归。临分手时，大家约定，以后天天去捉。

第二天，一大早就把鸡放出来了。它们刚扑棱着翅膀飞出窝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吧瓶子里的铜壳螂往地上倒。鸡看见它们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等铜壳螂舒展了筋骨，刚一动弹，鸡们便毫不犹豫地扑过去，一口叨一个，吃得那个香，真是无比痛快过瘾！捉铜壳螂的战役，没进行多久，秋风一起，天气转寒，铜壳螂就不见了。可就这么几天的活食吃着，还真给鸡加强营养了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，鸡蛋黄变红了，而且下双黄蛋的多了。这下子，我们养鸡的劲头更足了，乐趣更大了……

前两天，接二连三地碰见卖小鸡的，我的心里蠢蠢欲动，想买两只养着玩玩。可转念一想，现在今非昔比，住在高楼上，不能养啦。有时间，写写养鸡的趣事，就算又过了一次养鸡瘾吧！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人间